



報道: 本刊 梁慧穎
攝影: 本報 譚湘璇、劉永發

我们对华人新村不陌生，华人新村也几乎是一个快被研究透了的题目，但如果由外国汉学家来研究新村，他们看见的新村和我们认识的新村会不一样吗？

来自德国的学者瑞安，2022年10月来到马来西亚展开博士后研究，想要探讨新村在城市化过程中，空间与社会有怎样的互动。

经过两个月考察，新村给她的整体印象很好，只是有一点她不太理解：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搬离新村？如果从她德国人的角度来想，能够自己设计房子和拥有自己的院子不是很好吗？

德國漢學研究者來馬收集資料

讚嘆新村迷人魅力

在 德国人眼中，华语是一门非常艰深难学的语言，他们常会用“华语”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搞不懂的事，比如假如他们听不懂别人讲什么，他们就会开玩笑说：“你在说华语吗？我听不明白。”但同样来自德国的瑞安（Ryenne Flock）则不一样，她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，而且几乎没有外国口音。

她对中文世界的最初认识是来自中文电影，高中时特别喜欢成龙和李连杰的功夫片，因为中文电影而迷上中文和中华文化。大约16岁还是高中生时，她就到家乡萨尔兰州的当地大学学了一个学期中文。高中毕业后，她决定报读汉学系。

报读汉学系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，当时中国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许多人都跟她学中文没什么用，劝她理性选择其他科系。后来她进入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，修读汉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，而这3种专业中，最让她有成就感的始终是汉学。

对研究城市化感兴趣

她的家乡是萨尔兰州的一个小镇，她说那里的生活有点无聊，所以很早以前，她就很想出国接触不同的文化，尤其是亚洲的华人文化。2003年，她第一次去中国自助旅行，之后到扬州大学当交流生，读博时则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一项关于巨型都市的研究项目，总共在广州待了4年，目前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。

她对城市化议题很感兴趣，之前她在中国就是做这方面研究，例如研究上海的石库门里弄，探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那里，那里社区是如何管理，社会和政治变化对里弄又会有什么影响等。如今，她也想知道其他国家的华人地区究竟面临着怎么样的城市化过程，而这正是她来到马来西亚和来到新村的原因。

“说实话，我之前没听说过新村。”她坦言，她以前虽然知道马来西亚有华人，但她其实不太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。而她之所以知道新村，是之前有段时间在歌德——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担任课程协调员，通过大学的东南亚学同事介绍，认识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（UKM）的社会人类学家拿督山苏教授，山苏教授建议她去新村看一看。

生活气息浓厚

今年10月，她来到马来西亚，随即走访了吉隆坡增江新村、雪州沙登新村、安邦新村和仁嘉隆新村。

说起她对新村的第一印象时，她眼神变得发亮，因为她在新村看见的住宅文化，跟她在中国观察到的很不一样，例如，“我看到宗教角色在这里非常重要，很多拿督公，一进房子就看到神台、神桌，外面到处有小shrine（神龛），还有堂号，这些我在广州都没看过，这让我很好奇。”

虽然比起新兴住宅区，新村显得老旧，但对她而言，“我没想到什么落后，我想到的是fascinating（迷人），”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喜欢有人气的地方，而新村正是这样一种社区。

另一个颇让她觉得惊艳的是这里的方言，因为她之前在中国做研究，一般人都说普通话，她来到新村才意识到原来方言在日常生活这么重要，这于她又是一件很“fascinating”的事，尽管她听不懂方言。



为了搜集关于新村的资料，瑞安不止一次来到星洲日报总社的资料中心翻阅剪报。

此趟来马来西亚，她逗留大约两个月，初期住过吉隆坡茨厂街、秋杰路等几个地方的旅馆，最后选择在增江新村落脚。她直言很喜欢增江这个地区，只是有一点她不太理解，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搬离新村，而不是更多的人住在新村？

從德國人視野看華人新村

和院子。“从我们角度来看，你可以做自己的房子、设计自己的房子，这不是更好吗？而且一些新村距离市中心很近，我刚到的时候，不理解为什么不是更多有孩子的家庭住在这里呢？”

另一点令她费解的是，很多马来西亚人当知道她一个人来做研究，都惊讶说“你很勇敢”，或者提醒她“小心一点”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特别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如果说注意安全，其实不管到世界哪个城市都需要注意安全，怎么她就特别勇敢了呢？后来她去问了一些居民，居民也并不觉得新村危险，可见不同人看事情有不同观点，她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家有不同想法。

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观察，她当然不只看到新村好的一面，她也大概了解新村面临垃圾、排污等民生问题。但不管怎样，她觉得整体来说，“我对新村的印象还是很好的。”

不理解年轻人为何迁离

她说，近年在德国，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城市，因为他们觉得城市住宅太多限制也太拥挤了。在她家乡萨尔兰州，居民跟房子的关系很紧密，大家都向往拥有自己的房子

事实上，她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只是一个团队项目的一部分，那个项目是《从全球视阈看“世界”的建构：对话中国》。她的研究尚属初步阶段，此行主要目的是搜集资料和田野调查，为了搜集资料，她不止一次来到星洲日报总社资料中心翻阅新村档案。

此行她收获颇丰，当她跟研究台湾的汉学家同事聊起各自的研究收获时，同事很羡慕她遇到那么多新鲜事，而她也觉得自己当初选择来马来西亚的决定是对的。

如果说在马来西亚做研究遇到的最大难题，她认为是语言，因为一来她不懂方言，很难跟新村里的老村民交谈；再来她不懂马来文，哪怕明知不可能在短期内把马来文学好，她都觉得“至少应该看一下，先看有什么。”

尽管遇到的挑战不少，但比起以前在中国大陆做研究，她觉得在马来西亚做研究还是相对轻松，因为打个比方，当她向马来西亚人介绍她的研究项目，马来西亚人通常都能理解她在做什么，反观在中国，她说有些人的反应很冷淡，还说“有什么好研究的”。

12月下旬，她带着一堆关于新村的书籍和资料回去德国，希望2023上半年再来

做研究的最大难题：語言不通



瑞安研究华人新村，惊艳这里有很多她以前在中国做研究时没见过的华人文化特色。

